

大年三十吃馄饨

□常州 于晓庆

大年三十中午裹馄饨吃是老家常州当地的一个传统习俗。我从小就听大人们说,大年三十吃了馄饨,来年会有新衣裳穿。

好奇心使然,我在十来岁时就想弄明白,为何大年三十吃了馄饨,来年就会有新衣裳穿呢?反复问过有见识的长者,但始终没有人能够跟我说清道明。而我后来察觉到的却是,好些大年三十吃了馄饨的人家,过年后全家人照样还是没有新衣裳穿,然而又到了大年三十,仍然会忙着裹馄饨吃,从来未曾间断过。

裹馄饨虽是简单的家务活儿,但还是有讲究的。每只馄饨的馅儿要适量,馅儿太少的馄饨看着不饱满,吃着也不过瘾;馅儿过多的馄饨下锅煮时皮子容易破,馅儿都“跑”煮馄饨的汤里了。还有要蘸点水抹在放了馅儿并卷成管状的皮子

两头的圈内,然后再将两头的皮子捏实粘紧,这样在煮的时候锅里的汤就不会灌到馄饨鼓着的“大肚子”里,馅儿的鲜味自然就不会“溜走”。

与众多邻里相比较,我家大年三十上午格外的忙,不仅要忙着裹馄饨,还要忙着包饺子,这样做既是为随了老家常州当地的习俗,又是为保留原籍地胶东文登的习俗。在文登当地,大年三十晚上家家户户都包饺子吃,我家不过是把吃饺子的时间提前到了中午,将两个地方的不同习俗混搭起来了。

上初中那会儿,我就学会了裹馄饨和包饺子,看过我裹馄饨和包饺子的邻居、亲戚和同学等都夸我手巧活好,以至于早已不住在同个小区的十多年前的老邻居王大姐等,至今裹馄饨或者包饺子仍然会叫我去他们家凑热闹,还把我裹的

馄饨和包的饺子拍了照片或视频发到微信群或者朋友圈里。

在到北京求学的那些年里,每次放假回来后,总是不能定定心在家里多待几天,大多数日子都跑出去看老师会同学,但是大年三十那天,我肯定会回家陪着父母裹馄饨和包饺子。到半晌午时分,当母亲把刚弄好的馅心和盖着湿毛巾的皮子都放在了饭桌上后,我们就围着桌子开始裹馄饨和包饺子,感受热闹且忙碌的过年味儿。

去年大年三十,我又赶回乡下,陪独自在家的母亲裹馄饨吃。就在一遍遍地重复着用皮子裹住馅儿的简单动作时,我突然间来了灵感,生出个裹馄饨犹如人穿衣裳的想法,觉得这个“裹”字不仅形象地描述了馄饨制作成型的过程,而且真切地表达了人们期盼有新衣裳穿的基本诉求,用得实在妙哉。

明月一轮

□南京 李泳

静静的夜晚,窗外,皓月当空,夜凉如水。我戴上蓝牙耳机,点开手机上的抖音进入一位音乐主播的直播间,顿时响起了当下正火的那首《可可托海的牧羊人》。这歌声虽然不是歌唱月亮的,然而它所传递出的情境、意念和情绪,瞬间唤起了我心底的浪漫,记忆的鼠标轻点,于是过往的一些画面便慢慢地在脑海中被激活,次第鲜明生动起来。

依稀也是一个冬季的夜晚,彼时作为共青团的一名专职干部,正参与组织一场团员青年迎新篝火晚会。在大桥公园的大草坪上,应急灯星星点点地闪烁着,当时还算比较时尚的双卡收录机连续播放着《冬之恋歌》《青春圆舞曲》。随后我们手拉着手,面朝着悬于空中的那轮明月,呼吸着略带寒意的空气,一首接一首地唱起关于月亮的歌,此刻,青年男女的各种心事随即融化成音符在夜空飘舞、回荡,印象中,有一位叫李月的美丽姑娘手握话筒,唱得特别

投入、专注、情真意切……

似乎很奇怪,有一天我突然发现以月亮为题材的歌曲,如出一辙的深情款款,略带忧伤缠绵,其格调就如同这首《可可托海的牧羊人》,凄美、惆怅、低沉,很少有像《我的太阳》那般热艳、激情四射的。然而不经意间,会勾起你一些古老心事的,却恰如直播间里这位美丽的音乐女主播分别模仿原唱周璇、许美静、陈汝佳、凤凰传奇、邓丽君演唱的《街头月》《城里的月光》《弯弯的月亮》《月亮之上》《月亮代表我的心》。永远的奥黛丽·赫本,跟格利高里·派克坐在窗台上,弹着吉他,情意缠绵地哼唱着《Moon River》,更是珍藏我心中的经典镜头。最令人可乐、发噱的,恐怕还要数张宇的那首《月亮惹的祸》,居然不可理喻甚至有些豪横地把爱的责任推卸给了月亮。这老让我想起钱钟书在《围城》里描写的情景:月光下方鸿渐意乱情迷中吻了苏文纨小姐,结果引起唐晓芙

的嫉妒而导致一场误会,错失了一段本该美满的姻缘,那倒真的是月亮惹的祸了。

也是,月亮有夜色作背景,总是美的,心事有月亮来倾听,总是动人的。蓝牙耳机里一曲接一曲播放的歌,半杯未饮的茶……往事仿佛一杯气雾袅袅的清咖,芬芳四溢,更觉人们所追求的岁月静好多么值得珍惜。

曾经读到过这么一句诗:“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感觉颇有些禅意,便默默记在了心里。可光阴荏苒,岁月来去如风,就算这千里江河映照的是同一轮明月,就算你试图留下一些当时的痕迹,有些人,有些事,有些日子,是需要勇气回望的。隔着长长的时光与千山万水的距离回头望过去,只剩下那轮当时的明月,沉淀在心里,静静地泛着清冷的光。

今夜明月依旧。生活,一半是回忆,一半是继续。

年画

□扬州 陆兆华

儿时的印象中,家家贴的年画大多相同。但时至今日,各人关于年画的记忆却各有况味!

去供销社买年画,往往都是进了“腊月门”之后。供销社的工作人员总是把那些年画高高挂起,每幅下边都用小纸条写上数字序号。你看中哪幅只需在柜台上报个数字序号,工作人员就会在柜台内对应的数字处找到。等你买好所有年画,工作人员会把它们卷起来,形成圆筒状,然后又用事先准备好的小纸条在中间绕上一圈,这才用塑料扎丝或麻线绳在纸条上扎紧扣好,如同对待一件工艺品或古董似的,生怕有个闪失。

那个年代的年画比较单一,或是人物,或是花卉,或是风景,但都是以寓意吉祥富贵为主。年画的形式以单幅的居多,高档一点的,四幅为一组,且又用细木条的轴头裱装起来,成为可以悬挂的年画,书面上通常叫作挂轴、轴画,或条屏吧。而我们口头上则习惯性地就称作轴

子。轴子挂在家里显得威武、有气派,但价格不菲,买的人并不多。有一年我们弟兄三个及邻居伙伴一起去供销社买年画,我和兄弟硬是看中一组轴子,画的杨门女将英雄人物,但因价格高,弟兄几个在供销社内来来回回走了几趟下不了决心,最后还是在邻居小伙伴的怂恿下,才让大哥拍板买回了这幅轴子。

漂亮的轴子买回来,那可费事了,先用尺子在堂屋的墙上一遍遍丈量距离,一要保证高低平行,二要保证间距相等。待固定挂好后,还要用粗粗的白色鞋线绳在四幅轴子的上半腰和下半腰从这边到那边贴近固牢,主要是防止门外有风吹进堂屋损坏了轴子。如若线绳固定好,这轴子便真的可以挂个两三年不坏的。

我的年画我做主!我对年画的最特别记忆,是我自己曾经画过许多年的“年画”。在上小学时的美术课上,自从老师教我们用五颜六色的蜡笔画过画之后,我就喜欢上了画画,到初中时兴趣最浓,每次看到

《少年文艺》《儿童文学》封面或封底好看的插图时,我就喜欢把它临摹下来,久而久之也就有了一点基本功,对构图布局、色彩搭配感觉比别人略胜一筹。因而每到寒假时间,便买来几张开大的白纸,裁成正方形或长方形,或画水墨荷花、迎客劲松,或画人物风景、吉祥动物。记得当时画得最多的是把一张开大的白纸裁成四块狭长的条屏,临摹书签上的图案用水粉颜料画出色彩鲜艳的《桂林山水图》,成为自制的轴画,让许多老少乡邻羡慕不已。上初中的那几年,每到年关,也常有一些邻居小伙伴买回白纸找我“求”画的,让我很有自豪感。

岁月斑驳了记忆,流年搁浅了年画。如今,不管是城里的富楼大厦,还是乡下的洋房别墅,富贵堂皇的装饰尽显华丽,早已不用年画来点缀。但我们在年少时对年画特有的那份珍爱之情却始终经年不变,而那曾经想成为一名画家的渴望或野心也一直牵萦我心,难以释怀!

路边种菜

□仪征 张玉明

一日,妻欢天喜地地来告诉我:“我们有菜地啦!”原来她是受了城里人的启发,也想利用马路两旁狭小的空地来种植蔬菜。“那儿行吗?”我首先表示疑问。“那里荒草丛生,那地当初是用建筑垃圾填成的,全是碎砖石子,菜难生根不说,锄也很难挖的。”我罗列了一大堆困难,想让她趁早放弃这个念头。说真的,在大路两旁种菜,我打心眼里不大赞成。路上来往的熟人多,一个大老翁们在众目睽睽之下侍弄菜地,真有点放不下这架子。

后来,她托人在乡下找了一个农民工来,自己帮着拣草根和石子断砖,忙活了一整天,才整出来两小亩菜地。巴掌大点菜地,种点什么?妻盘算了许久,也拿不定主张,便来和我商量。我见大功将要告成,也想乘机抢夺一点胜利果实,便装模作样地帮着筹划起来。

“这韭菜是第一要栽种的。”我心想这开头挖地,她没请动我,但以后再有翻土挖地的活儿,我可就难推脱了,我得趁早替自己着想。这韭菜倒是个省事的主儿,它就像火烧不尽的野草,割了又长,生生不息,可省翻地种许多事。

“那空心菜,我和女儿都喜欢吃的,这你是知道的,也应该榜上有名吧。”我小心翼翼地又荐上第二个品种。这空心菜虽是一年生的主儿,春天插下去,可一直吃到秋末,剪了一茬又一茬,与那韭菜一个德性,甚至有过的。

“两个品种差不多了,种多了,你也侍候不过来。实在还嫌单调,再种几垄大豆吧。大豆的营养价值最高。”我的嘴角掠过一丝得意的微笑。原来这大豆根部长有根瘤,能够自己制造氮肥,乐意在最贫瘠的土壤扎根生长,种上它,尽可省却施肥的麻烦。妻也笑了。她狠狠地白了我一眼:“你呀,

窗外

□南京 汪奕

每天叫醒我的不是闹钟,而是窗外某种不知名的鸟。不论天气与季节,这种鸟总是能准时叫我起床。我曾试着在附近的树上寻找鸟窝,却总是只能看到厚而密的树叶。它们一定是不想让我发现吧。

早晨,伴随着鸟鸣的还有风声。最常听到的是风穿过绿叶,绕过房屋,再调皮地掀开我的窗帘。风是看不见的,但我能找到它的足迹。当窗外草木摇动时,我就知道它正从这里经过。

下雨是再普通不过的事了。这里的雨来时总是多而猛。豆大的水珠拍在窗台上,溅成无数水滴,向四周晕开,打在手上都发疼。或许在某场雨中,有的叶落了,有的枝折了,就连高楼上的墙皮也被掀去一块。但我从不过厌雨。

可曾有人仔细听过雨声?远处的雨声密密麻麻,就像是嘈杂的集市。近处却是清晰的,甚至能听清每一颗雨珠破裂的声音。雨落在我手边的铁架上,发出清

真是懒惰到家了。你的这几个品种,一名以蔽之,懒汉菜。”

我的懒汉菜最终虽承蒙录用,却只占得一隅。妻子在春季还增种了茄子、瓠子、无藤瓜、扁豆等,秋末又添栽了莴苣、青菜等一些越冬菜。

妻俨然一位新闻发布官,每天都要向我和小女儿通报来自菜园的最新消息。一会儿发布瓜秧成活了,一会儿报喜豆苗出土了,一会儿又紧张兮兮地说发现了重要的虫情和旱情。妻为表示不会半途而废的决心,还装备了一套行当和一身行头。前者包括施肥用的粪桶粪勺,锄草松土用的大锹小锹,以及扁担和治虫的药壶;后者有一身专备的劳动服和一双提前淘汰的旧皮鞋,遮阳防晒的草帽、护袖和手套,以及防晒霜、增白蜜、护手膏,还有皮炎平药膏。每每傍晚时分,另一身装束的妻,就会出现

在路边的那块菜地上。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来自路边菜地的菜们,陆续端上了我家的餐桌。口味也确实不错。但我在心里却说:有那买增白蜜、防晒霜的钱,也不知要买多少菜哩。

也许是吃人嘴软的缘故,也许是真受了感动。一日餐后,我终于鼓起勇气地宣布:“今后浇水的活儿我包了。”妻背后得意地跟女儿讲:“你爸终于解放思想了。”自此每天晚饭后,我便抡圆臂膀,一鼓作气拎它个二十来桶,将那菜地浇了个遍体酥透。

其实,路边种菜,不仅为我们节省了开支,也让我们增强了体质,而且还美化了环境,利用了土地。你看那没有被开垦的地方,藤蔓缠树,杂草丛生,一片荒芜。不仅浪费了土地,还浪费了太阳能。这样一想,便觉得这路边种菜,还是一件利在自己、功在社会的好事哩。

心中更觉坦然,水也拎得更欢了。

脆的响声。这像是一个调皮的孩子扯着嗓子在喊我。

嗒,嗒。铁架上的水滴越聚越多,开始往下坠。它们从上到下排好队,有规律地落到地面。有的水滴似乎还不想走,在铁架上晃悠悠,还抓得紧紧的。这时上面的水滴等不及了,往下一撞,它们便一起下去了。

晴天也不是枯燥的。明亮的阳光从窗外照进房间,暖暖的。地板也被晒得发烫。总有各种小飞虫在窗口晃荡,像是故意让我去捉,又敏捷地飞走,最后消失在树叶间。阳光下的树叶似乎更绿了,树下是一块一块的金色光斑。这是太阳落在地上的涂鸦。粗心的太阳忘了收起颜料,便把阳光抹开,均匀地涂抹在空地上。

我的窗户就像像素的画框,窗外是一幅多变的画。大自然的画家们不断修改着作品,还请来了乐师伴奏。

这也是我一个人创作的画。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490 号

投稿邮箱:xinfukan@126.com